

# 我的老丈人朱正山

□孙海燕

我的老丈人叫朱正山。家住盐城大冈丰乐村。他勤劳、善良、朴实、简单,甚至还有点木讷,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老农民。

老丈人生命里没有风光和传奇,他以老实敦厚的品格铺就了他平平淡淡、与世无争的人生。老丈人的一生是苦过来的,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。挑河、挖沟、插秧、割稻、拾棉花,样样是能手,从不愿输人家。每天天不亮,他就起床去田里干活,太阳落山了才回家。那时候日子虽然苦,但心里踏实。那些土地,是他一辈子的伙伴。他一直希望他的孩子们能记住,勤劳才有收获,朴实才能走得远。这就是他,我的老丈人,一个和土地打交道的普通人。

早年,老丈人有了第一个小孩,但这个大女儿在11岁时溺水身亡。此后的老丈人一连生下了5个女儿,阿凤、小翠、小琴、兰云、阿英。五朵金花,五女拜寿。这也是老丈人一生的骄傲与幸福!我曾经问他想生儿子吗?老丈人回答很是智慧,当时就是想生儿子,现在看看还是生五个女儿好!

老丈人喜爱喝酒,但一顿只喝二两。老丈人也喜爱打麻将,但也很少看到他赢。他每年都要到我所在的南方来小住一段时间。他常常犯麻将瘾。我和爱人都比较忙,难得有时间陪他打。为了让他开心,我专门叫了几个不同的对象,每天陪他打麻将,而且和他们讲,只能让老丈人赢,但又要看不出来。陪打麻将的都是好朋友、好兄弟,知道老丈人的喜好,也知我心愿,大家也乐此不疲。

老丈人虽然一直住在农村,条件一般,但他非常爱干净,每层内门庭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有一次,我们酒过三巡时,我还特地问了他,我说,您一直都是把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。他马上兴奋地说,现在人老了,也忖了。我年轻的时候,很讲究的。那时候,我每天把衣服折好,放在凳子上,再在扁担两头放上砖头压在包裹好的衣服上,第二天穿上衣服就好像现在干洗店里拿出来的一样,有时感觉到,这个老头还真有趣。

还有一种更有趣的事情,那就是“小长辈的烦恼”。老丈人是丰乐村上“朱”姓“正”字辈,最最长辈了。所以,我一到朱家庄,起步就是爷爷辈。当时才20刚出头,小孩还没有生,但走到哪里都叫我爷爷、太爷爷,实在难为情,都不好意思答应一声。如今小孩都长大了,你却走了。但你的音容笑貌,甚至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动作已记在心间,特别是你的叮咛教诲,也都刻在我心中。

如果您还在,那该多好啊。您坚韧不拔、积极乐观,您坦坦荡荡、清清白白、勤勤恳恳,永远是我们的榜样。

我们怀念您。

# 老兵手记

□赵张根

当年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,回到地方工作,我花了几年时间,先后写了将近3万多字31篇文章,回忆录书名是《抗美援朝战地生涯》,其中多篇文章被媒体发表且反响较好。

我自认为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曾在一家万人职工企业担任关工委常务副主任,配合党委厂长,千方百计筹措资金资助,四百多名职工子弟一人不漏上了学,得到了市关工委肯定,本人和单位受到了市委市政府表扬奖励。

我自信自己虽已年过九旬,但身体上是健康的,脑子管用,思维尚清晰且眼不花耳不聋,决心有生之年努力学习,锐意进取,力所能及写有特色有观点有哲理有价值,喜闻乐见之老兵日记,余生再给青少年教育助力作出贡献。

俗话说,大笔一挥计上心来。我练书法有年头了,然而越练越要练,越练精神越饱满,但有一阵子由于得了帕金森病,双手抖得很厉害停了一段时间。

由于停了练写书法,经脉不通畅手抖不见好转,为此下定决心恢复了练习,经过练习明显感到双手抖动大有好转,经常握笔练写活动频繁,促使血液循环通畅,现在手抖基本上好了,这是练习书法最大的收获。

为了巩固取得的成果,使练习常态化,我特地制定了计划,以草书体为主,每天坚持练习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《沁园春·雪》等诗词。

总之气可鼓不可泄,持之以恒,练习书法成了我每天雷打不动的一场必修课。

# 奶奶的小瓦罐

□邹德萍

我奶奶有两个小瓦罐子,一只装冰糖块,一只装旱烟末。

也不知道奶奶从何时拥有这两个老酱黄颜色的小瓦罐子的,高约15厘米,外有浅浅斜形瓦楞,小口,装旱烟末时,奶奶把铜头烟锅伸进罐子里轻轻转动几下,然后取出来再用大拇指头按按,划着火柴,点燃旱烟,腮帮憋两下,火柴头火苗被吸进烟锅一跳一跳的,动作娴熟,这是过去老人抽旱烟的标准动作与形态吧。也许是长久使用的缘故,粗糙的瓦罐外面有了一层自然光晕,朝亮的一面,在油灯下都会幽幽发亮。

打我记事起就对这两只小瓦罐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奶奶时常从另一只罐子中掏出一小块冰糖给我吃,那是过去的老冰糖,特别甘甜。小罐子里的冰糖一年到头从未空过,凡是奶奶的晚辈们来看望或路过时,都要带上一包冰糖、一包烟末。滨海正红的老家人要到海边去斫草、割柴、跑滩,我家居于两者之中,是歇脚和住宿的“中转站”。奶奶说来者都是客,欢欢喜喜“随粥便饭”招待着,也是看得起我们。“过去我家也盛过别人不少情呐!”这是奶奶的原话。后来我长大了去到老家玩,庄子上好多人都叫出我的小名,听了很是亲切,也约我留我吃饭,让我心生温暖,这些都得恩于奶奶过去的为人待客,我算是占了奶奶“福泽子孙”的光了。

奶奶有个习惯,抽完烟后总会摸一小块冰糖放入嘴里含化,我想那一定是奶奶最美好的享受时光。有时奶奶还边抽烟边含糖,一甜一辣。这对看什么都觉得好奇好玩的我来说有很大的诱惑力。有次趁奶奶去屋后拔菜的时机,我拿了一块冰糖,也把旱烟袋

杆放嘴里猛地一吸,天啦,一股辛辣的味道刺激我连声咳嗽,烟油和冰糖混合在一起很不是滋味,难受得连冰糖块都一起吐掉,奶奶知道后笑笑说我是小馋猫,从此我再也不碰烟袋,也不欢喜装旱烟的罐子。

而另一个小瓦罐子里亮晶晶的冰糖恰是我的最爱,奶奶总会及时拿出来塞我小手里。在缺吃少穿的年代,常吃到冰糖无论如何都是幸福快乐的事。奶奶有时忙事忘了“发冰糖”,我就用连连干咳声发出某种信号,幼稚的想法也不是次次奏效,有几次我背着奶奶自己去拿冰糖吃,奶奶也不说,我曾问过奶奶,罐子里的冰糖少不少呀?奶奶说,少,还是不少呢?我说,不少。奶奶又说,孙子说不少就不少吧,反正罐子也不说话。奶奶您晓得我偷了冰糖吗?奶奶吸口烟继续说,是拿,不是偷,因为奶奶忘了拿给我孙子吃啦!

我和弟弟勤工俭学,有零钱了第一次花一角钱到供销社买10块水果糖,兄弟俩把水果糖放到青筋暴暴的奶奶手中,剥了花纸送到奶奶嘴里,奶奶咂咂嘴,连连夸好吃。上高中时我用父母给我的零用钱,省下来在淮海农场小卖部买了牛皮纸包的老冰糖带给奶奶,我拿出小瓦罐子,发现已经装得满满的,旁边还有大包小包放着冰糖。奶奶生病后吃得少了。奶奶去世时我又看到熟悉的那个牛皮纸包没有打开过,我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,抱着小瓦罐子扑通跪在奶奶面前,任凭我怎么哭喊,奶奶睡着了,永远不会再看看那只用了多年的小瓦罐子了。

小瓦罐,已经留给了岁月。奶奶,永远留在我心里。